



飛龍傳

第二十六回

五索州英雄復會

興隆庄兄弟重逢

詞曰

客路多愁，風景寒飈，怎禁那虎狼臨頭，漫相爭持，幸有英偉，掃浮蟻，深歛曲，意情畱，○襟期絕俗，奔走單，驢憤同盟去矣，難求，誰將往事，肯付沙鷗，一朝聚樂，伊故事，要重修。

右調行香子

話說趙匡胤在五索州城中，被解保領了民兵圍捉飛龍全傳

第二十六回

一

幸而被出重圍，欲要斬關而出，誰知那東南北三門多有整備，不但不能出去，反受了三磚兩瓦，砲石之危，只得帶轉了赤兔馬，欲望西門出去，正走之間，只見那路北裏有座廟宇，那廟內走出一个老者來，蒼顏白髮，手執杖藜，望着匡胤，將身跪倒，口稱小神。本境土地特來接駕，匡胤見了，心甚驚疑，這老者為甚這般跪接於我，莫非其中有詐，諒要騙我下馬，就好擒住。我且混他一混，看是如何。說道：你這老者，既稱土地，為何不早來救護，尚是遲遲，與我把頭砍了。匡胤本是戲言，欲要試他，有計沒計，誰知真命帝皇虛



空自有神護。話纔說完。早有值日功曹。聽了聖旨。就把土地登時砍了。匡亂見老者頭兒落地。心甚驚訝。定睛細看。乃是個泥塑的土地。方纔信以爲實。至今五索州古跡尙在。此時城中百姓。因見民兵沸亂。擒捉殺御樂的。欽犯各家兒。都是關門閉戶。路上通無行人。任從兵馬往來追捉。當下匡亂看那廟宇。那門上邊有一匾額。寫着城隍廟三個金字。看罷。纔要轉身。只見廟內又跑出一個人來。撲頭象簡。圓領烏靴。走上前來。躬身下拜道。小聖本州城隍。接駕匡亂。想道。方纔土地此時城隍。我趙匡亂莫非日後。果有帝

飛龍全傳

第二十六回

二

王之分麼。叫道。城隍。我今誤入此城。陷遭困迫。你救護來遲。先貶你雲南駐足。我若出不得這五索州。還要問你一個重罪。那匡亂金口玉言。非同小可。城隍不敢停畱。連忙謝恩起來。就往雲南而走。心中想道。我雖受貶。倘真主一時有失。我神性命亦難保矣。須尋一個救駕之人。方纔好往雲南而去。正是。

莫道幽明多間隔。

果然賞罰自相符。

不說城隍在空中尋人救駕。且說匡亂斬了土地。貶了城隍。纔要轉身。只聽得後面吶聲大振。塵土飛揚。乃是解保帶了團練兵。并四個徒弟。各執撓鈞套索。

棍棒刀鎗一齊望西趕來。追至城隍廟前。又把匡胤圍住。各人舉了兵器。亂戳亂砍。匡胤掄刀招架。往外冲。突不防背後伸出幾把撓鉤。連把匡胤的袍服搭住。扯去了數縷。匡胤手中刀。雖然前後遮護。急當他兵馬衆多。難尋出路。心下甚是慌張。且說城隍往南而走。尋訪救駕之人。一時難得。甚是着急。只見前面有座酒樓。忽然想起一人。按上界金甲神祇。轉凡姓史。名魁。生來力大無窮。現在酒樓上走堂。此人前去救駕。方得成功。遂把神光一起。上了酒樓。正值無人飲酒。史魁悶坐無聊。在那里打盹。城隍在夢中叫

道史魁聽者。今有直命天子。在城隍廟前有難。汝可快快前去救駕。日後不失封侯之位。須認赤面紅鬃。便是真主。汝可快快醒來。勿得怠慢。那史魁猛然醒來。那裏肯信。自言自語道。俺真痴氣。正在好睡。沒要緊。做這春夢。那直命天子。飛也飛不到這五索州來。有什麼的駕。要我去救。封什麼的公侯。婆侯。不要管他。我自打我的睡。朦朧說完。又是呼呼的睡了。那城隍好不着急。又把史魁叫醒。如是者三次。史魁驚覺。心內思量道。我一連三次。做了此夢。決有原故。我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趁此空在這裏。且到城隍廟

前看看。便知真假。卽忙扒起身來。下了酒樓。只推解手。跑到街中。復又想到。既然要去救駕。必須有了一件軍器方好。若只赤手空拳。幹得甚事。一面兒走。一面兒瞧。忽見路傍有一根幌竿。約有碗口大小。數長丈餘。覺得稱手可用。卽時將竿拔倒。扯來插在肩上。邁步望城隍廟去。果見有許多人馬。圍住在那裏廝殺。史魁暗暗稱奇道。我說是夢中的虛話。誰知果有其事。卽忙掄動幌竿。闖入重圍。正遇解保。史魁順手只一竿。把解保打去了半個腦蓋。又是幾竿。一連打倒了數人。那四箇徒弟。與這些團練兵。見史魁來得兇狠。更兼解保已死。古云蛇無頭而不行。鳥無翅而不飛。看這風色不好。心中俱各著慌。那裏還敢廝殺。哄一聲。各望四野裏亂竄奔散。匡胤正欲追趕。只見那史魁認得是趙匡胤。卽忙叫道。趙公子。休得趕他。且請回來。別有相叙。匡胤聽說。回頭觀看。却原來就是枯井舖相會之人。心中大喜。卽便下馬。與史魁相見。說道。自從分別以來。常懷渴想。不意今日。又蒙相救。使弟感激不忘。史魁道。些須薄力。何足掛齒。但此城不可久居。小可自當相送出城。免得又生別議。匡胤感謝。捧馬與史魁並步同行。又問史魁。因何在此。

重能相會。史魁道：自與公子別後，無處存身，因而同
了老母，來此五索州酒店中幫閑過日。所得微資，權
爲養母之計。小可本不知公子駕臨，因今日無事，打
盹片時，夢見城隍命我救駕，不想正遇公子。誠大幸
也。匡胤見史魁孝義俱全，心下十分愛敬，因說道：既
史兄流落在此，尚無際會，何不與小弟同往禪州，尋
些事業，便可榮身矣。史魁道：本欲與公子同行，奈因
老母在堂，無人侍奉，不敢遠離。日後倘或重逢，願隨
鞭撻，匡胤聽了，不勝感動，遂把杜二公送的兩封銀
子，取來送與史魁道：這些須薄物，權爲薪水之助。耶

飛龍全傳

第二十六回

五

表趙某寸心。他日若得空閑，願期相會。史魁義不容
辭，只得拜受。兩個說話之間，不覺已出了西門。來至
一高阜之處，史魁辭別道：公子此去，路途保重，小可
因有俗事纏身，不能遠送了。匡胤聽言，心中不忍分
別，只得也說了一句保重，依依不捨而別。後來直到
太祖三下河東方，與史魁相會，有詩爲証。

神助英雄救駕功

疆場威武孰能冲

依回不忍分離別

中夜殷勤心際空

不說史魁回城歸店，且說匡胤上馬提刀，望前行走
一路上不住的贊嘆苗光義陰陽有准，他叫我五索

州莫人有三磚兩瓦。砲石之災。今日果應其言。毫釐不爽。我此去務要訪他。問問後舉如何。行路之間。天已傍晚下來。況此時正當隆冬之際。陣陣寒風透人肌膚。匡亂也覺身上寒冷起來。跳下馬。將行李打開。取出那王員外所贈的綿衣。把來穿在裏面。又因日中廝殺了多時。口中煩渴。把摘來的兩個雪桃食了。一個打好包裹。拴在馬上。跨上雕鞍。策鞭而走。原來此處乃是山僻幽徑。名叫寂寞坡。人烟稀少。樹木參差。來往人跡。那裏有得宿店。匡亂見是這等冷靜。無處安宿。心慌意悶。正走之間。只見前面山側裏露出

一間茅屋。那門首立着一個婆婆。手內抱了一個三四歲的孩子。正在那裏觀看。匡亂緊馬上前。見了婆婆。下馬施禮。那婆婆慌忙還禮。問道。客人何來。有何話說。匡亂道。小子乃東京人氏。欲往禪州公幹。因錯過了宿店。無處安身。欲求婆婆方便。借宿一宵。不知可否。婆婆道。原來客人要過宿的。這却不妨。況此幽僻路途。怎好夜間行走。但是草舍不堪。恐有褻慢。匡亂稱謝過了。把馬拴在屋傍樹上。取了行李。跟了婆婆。至中堂裏坐定。那婆婆抱了孩兒。往內取了燈火出來。擺放桌上。復請匡亂。把馬帶了進來。就繫在天

井之中。又將柴屏閉上。然後復到草堂。彼此問答了一回。匡胤又問府上還有何人。婆婆答道。老身所生一子。因出門生理。不在家中。娶過媳婦。生下這個孫兒。已是四歲。極是聰明。因此老身倒也歡喜。正說之間。只見那孩子。曲過身來。望了匡胤。要抱。那婆婆笑道。你看這孩子。好不作怪。方纔說得聰明。他便真個。粧這聰明出來。見了客人。就要累他抱了。匡胤心中。亦是喜歡。接將過來。坐在膝上。那婆婆回身往裏。便叫媳婦。端整晚膳去了。匡胤獨坐草堂。細看這孩子。果然生得眉清目秀。相貌端方。想他村僻人家。生得飛龍全傳

聲响看官們有所不知。蓋因這孩子本有根器。托生人間。他的命裏該有這一遭。關煞大難。所以閻君特差鬼卒前來降禍。雖無性命之憂。終有淹染之苦。却是這孩子。天大福緣。命多厚祿。得遇匡胤。暗中救護。免了災連。閑話休題。當時婆婆送將晚饌出來。却好這孩子已醒。接過來抱了。便請匡胤用飯。須臾食畢。婆婆收了進去。請過匡胤安置。然後將中門閉了。往裏去訖。匡胤鋪開行李。將身安睡。一宵晚景無詞。次日起來。匡胤請出婆婆謝別。送上一錠銀子。作爲謝儀。婆婆那裏肯受。正在推辭。只見那孩兒慢慢地走

將出來。見了匡胤。嘻嘻的笑。匡胤大喜。把這銀子遞與他拿了。那婆婆推辭不得。只得謝了。當時匡胤別了婆婆。擇馬出門。將行李兵器。一齊稍放好了。縱身上馬。望西而行。一路上又過了些山川原隰。城市村庄。那日正行之間。只見正南上有座庄子。屋宇參差。人烟稠密。匡胤策馬進庄。見那北首有座酒店。即便下馬。提了行李物件。入的店來。揀副座頭坐下。便叫酒保。端上好熱酒。三角猪肉。一盤。酒保道。敢告客人。得知。熱酒猪肉。都已到了。只用些冷酒。素菜罷。匡胤發怒道。你那鍋裏煮的不是肉。爐內盪的不是酒麼。

直憑如此欺負人。揀人買賣是何道理。酒保道。原來客人不知。這鍋裏的肉。爐裏的酒。却不是賣的。乃是敬我們這興隆庄的黑吃大王財神爺。所以不敢便賣。匪亂道。怎麼的叫做黑吃大王。如今却在何處。酒保道。若說起了財神爺。客人也須敬重哩。我們這座庄子。向來稱爲孟家庄。數年前出了一個妖怪。在這庄上作耗。每年一期。要童男童女祭賽。方保得合庄公然無事。若不祭賽。他便攪得逐家兒人丁離散。因此都奈何他不得。活活的把男女兒。作爲羹饌。其實可憐。却在秋末間。來了這位財神爺。聽了妖怪。他便

飛龍全傳

第二十六回

九

立心要去拿捉。我們衆人。只得將他送到廟中。那財神爺。真有過人的手段。徹地的才情。一夜之間。便把妖怪降服了。原來是個鹿精。故此我們衆人。畱他在廟裏住下。輪流供養。鎮壓邪魔。我們得這財神爺在此。不但家家安靜。連把這座庄子也興發起來。所以改做爲興隆庄。今日該是我們供饌。財神爺現在店後歇息。所以不便把這酒肉貨賣。望客人莫怪。匡亂道。原來如此。既是這大王服妖除害。安鎮村坊。便是有功於民也。算是個豪傑。俺便去會他。一會何妨。酒保道。這却使不得。那大王生性兇狠。一怒之間。不顧

好友。便要打人。勸客人莫去。見他罷。匡亂堅執要去。酒保再三阻擋。只是不聽。立起身來。往裏便走。只見裏面有間潔淨書房。居中擺了一隻桌子。那桌上有一條大漢。滿身都是青衣。橫着身軀。眠在桌上。臉兒朝着裏面。口內唱着曲兒。說道。

南來鴈。北去鴈。朝夜飛不厭。

日日醉呼呼。

幾時得見我的二哥面。

當下匡亂見了大漢。聽了聲音。暗道。這是我的兄弟。鄭恩。爲何獨自在。此却不見有大哥。但方纔聽他的言語。甚有顧戀之心。我且不與他相見。要他一耍。看

飛龍全傳

第二十六回

十

是如何。遂輕輕挨到跟前。望着鄭恩後背。就是一拳。鄭恩大叫道。那個駙毬入的。和樂子頑耍。說了一聲。翻轉身來。望外一看。見是匡亂。即便滾下桌來。說道。樂子醒着呢。還是做夢兒。匡亂道。兄弟。你方纔尙是唱曲。明明醒在這里。怎麼說起做夢來。鄭恩聽了。跪了下去。道。樂子的二哥。自從與你分手以來。沒有一日不想念着你。今日天賜相逢。樂子便歡喜殺了也。匡亂連忙扶起道。兄弟休得如此。那大哥如何不見。你獨是一個。怎能得到此地。你可說與我知。鄭恩道。不要說起樂子。自從跟着他。到得沁州。失去了褲。

兒裏約銀子他又病倒在飯店中。却又心地狹窄。日日的吃用又不稱樂子的心。故此拋了他。跑到這裏。除了一個妖怪。衆人畱我在此鎮壓。竟得了安身。只是放不下你。有仁有義的二哥。今日得見了你。樂子便已心滿意足。匡亂聽了。傷心嗟嘆道。賢弟。愚兄孤身遠奔。也無日不念手足之情。今日相逢。實爲天幸。但大哥乃是兄長。不該拋棄分離。他有甚不足。須該忍耐三分。纔是正理。怎麼粗心忿氣如此。胡行有傷情義。不知流落何方。愚兄委實放心不下。鄭恩道。二哥。你休要想他。樂子若再跟他幾日。定要餓死。焉有

刑龍全傳

第二十六回

七

今日怎般好處。你看樂子穿的這樣華俏。那吃的又是恁般豐滿。這等奉養樂子。實是稱心。還要想他做甚。匡亂聽畢。仔細把鄭恩一看。見他自上至下。都是青色布衣。故意獎道。好好。果然華麗端嚴。愚兄萬難及一。鄭恩不覺大喜。忙叫店小二。快將酒食進來。那小二整齊了魚肉葷腥。上好熱酒。送將進來。擺於桌上。弟兄二人對面坐下。開懷暢飲。飲穀多時。鄭恩也問匡亂行藏。匡亂把分別以後事情。一端一端的細說。說到了桃園事情。鄭恩便接口道。可惜這樣鮮桃。樂子沒分。也得一個嘗嘗便好。匡亂道。賢弟愛吃。愚

兒尚有一個在此。便叫店小二把行李取來。匡胤在包裹內取出剩下的這個雪桃遞與鄭恩。鄭恩見了先喜个不了。慌把這雪桃做幾口嚼下了去。口內只叫妙妙。手內又拿了酒盃直吼。那匡胤又將以後事情一齊訴畢。鄭恩大喜。兩個又復歡飲。直至傍晚而徹店小二進來收拾已了。鄭恩便邀匡胤到廟中安住。叫店小二背了行李出來拿了軍器。擡了馬匹。跟了兄弟二人。一齊來到廟裏。小二把什物交割了。告辭回去。匡胤看那廟宇雖然神像全無。到也收拾得整潔。遂把行李打開。舖設停當。那馬就拴在庭心內。

飛龍全傳

第二十六回

七

牕柱上喂了些草料。當下點上燈火。弟兄二人又是談談說說。分外親密。那鄭恩叫道：「二哥，你如今也不要東奔西跑。沒有着落。不如就在這裏住下。那些衆人聽了樂子的朋友。誰敢不來奉承。咱們二人在此豈不快活。」匡胤道：「賢弟。愚兄有一言相告。願汝擇取那匡胤正氣嚴詞說出這幾句話來。有分叫閒人爲數月之征人。遺像作萬年之寶像。正是。」

說開心事驚天地。提起行藏振古今。

畢竟匡胤說出甚麼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斬土地。貶城隍。不必認爲果有其事。設此以爲

直命之符耳

鄭恩酒後降妖。史魁得夢救駕。古來英雄。往往酒裏夢中。建功立業者居多。今人清醒白醒。能言能說。反無一善之足稱者。何歟。

鄭恩救駕。受指於苗訓。史魁救駕。感夢於城隍。鄭恩救駕。以棗樹爲器械。史魁救駕。以幌竿爲兵刃。鄭恩救駕。由水路而來。史魁救駕。從旱路而入。一樣救駕。兩般序法。既無雷同。且多照應。史魁所赴。微資權爲養母。斯言也。果盡人皆知。其爲孝子也。然孔子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夫

史魁之言。果知其爲孝子矣。而史魁之心。安知其能爲孝子否乎。然而史魁直不失其爲孝子矣。何以知其然。以其老母在堂。無人侍奉。不敢違離之言。而知之也。夫不敢違離。卽其不忍違離也。不敢存於心。非由外鑠也。此卽孔子所謂能養能敬之意也。又卽父母在不遠遊之道也。則史魁之所以爲史魁。真不失其爲孝子矣。

余閱警世通言。有趙匡胤救嬰兒一事。彼云匡胤過路投食。置抱嬰兒。無常持牌勾命。幸得直命。懷抱救其死難。嗟乎。此誠荒唐之甚者也。夫

人之生死有命。貧富難移。若真命之主而可救。該死之人。則天下之人。皆可望救於真命。當此之時。世無不死之人矣。何煩閻羅老子之多事乎。余因采入傳中。妄憑己見。演作匡胤投宿。懷抱嬰兒。適鬼使有降禍之言。幸逢皇帝暗中救護。得能免之。此其事之虛實。理之是否。余不計也。蓋以爲轉禍爲福。則有之。起死回生。則未必也。

遠望村庄。便見屋宇參差。人烟稠密。不是寫莊子之茂盛鬧熱。正寫鄭恩在彼。有此一段生發。

飛龍全傳

第二十六回

五

氣象興旺形容。文家有從傍激射之法。卽此是也。

鄭恩只在食上當心。故到處只圖安身快樂。然不意信口唱曲。便能合韻。真是言言忠愛。字字悽涼。

第二十七回

鄭恩遺像鎮村坊

太祖同心除妖魅

詩曰

憶昔君從東道至。

驅馳多遇殷憂事。

履危涉險不尋常。

奮壁飛騰雲雨至。

自慮稅駕屬何方。

欻然中道意傍徨。

繼綵適逢知己友。

促膝談心在廟堂。

百年瞬息如駒隙。

白首徒傷奚足則。

丈夫志氣須超凡。

食前方丈終休歇。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七回

雄材大畧及時揚。

願作千城功滿塲。

徒使遺神及繪像。

千秋能否有褒獎。

話說趙匡胤在興隆庄酒店內遇着了鄭恩彼此離別多時情深意篤談論之間鄭恩只圖安樂因此勸着匡胤不要奔走風塵伴他及時快樂絮絮滔滔說了一遍匡胤道賢弟言之差矣我與汝都是頂天立地之人須當推施雄材待時展布或者圖個封妻蔭子竹帛垂名上不愧於祖先下不負乎一身方是丈夫志氣若然貪圖安樂靠人營生乃是庸夫俗子所爲豈是你我終身事業賢弟聽我之言休圖安逸苟

且存身。決當努力着鞭。冀求進取。斷不可壞了主意。將平生自命之志。埋沒不聞。便與草木同朽。那時悔之晚矣。匡亂一席話。把鄭恩說得垂頭嘆氣。半晌無言。想了一回。方纔開口道。二哥。樂子聽你的言語。實是有理。就要樂子離了此地。也是容易。但如今往那裏去安身。咱門須要商議定了。纔好走路。匡亂道。大丈夫處世。四海爲家。何處不是安身之地。賢弟只管放心。與同愚兄此去。是有下落。鄭恩依允。便同匡亂各各安睡。次日起身。卽叫一個從人。分付道。你去把庄上的頭兒傳來。樂子有話。商量那從人就去。把興

隆庄上的爲頭老者。俱各邀到廟中。一齊施禮。鄭恩拱手還禮。那衆人見了匡亂。便問鄭恩道。好漢。這位是誰。鄭恩道。這是樂子的二哥。極是有仁有義的。你們也來見個禮兒。衆人又與匡亂見過了禮。然後鄭恩開言說道。衆位鄉親。今日樂子傳你們到來。非爲別事。只因咱的二哥。當年在關西放債。放去十萬八千兩銀子。沒有到手。如今要請樂子回去。取討利銀。故此傳你們到來。樂子就要辭別。衆人道。大王。你是一個財主。又是个福神。自從來到小庄。降伏了妖怪。請得英雄住下。以鎮合庄。便是風調雨順。地旺人興。直

一方的佑聖百姓的吉星。我們怎肯捨得你去。還望安心住下幾時。鄭恩道。樂子主意已定。隨你怎樣待咱。總畱不住的。衆人道。旣神爺立意要去。但請再住幾日。且過了歲朝燈節。方去不遲。鄭恩道不必。樂子想天天喫飯穿衣。管什麼歲朝燈節。要去就去。有甚的流連。葛搭衆人見他立意要去。只得背地裏商量。道看這神爺。已是不肯住下的了。我們苦苦畱他。也是無益。爲今之計。不如大家湊出盤纏。治了酒席。與他送行。只當在此打夥一場。以盡我們的心事。何如。衆人道。說得有理。我們及早兒去辦事。說罷。各各飛龍全傳

第二十七回

三

出了廟門。分頭湊措盤纏。整治了一席酒。抬到廟中。當殿擺下。就請鄭恩。匡亂坐在上面。那兩個年高的。上前把盞。說道。神爺。我等皆蒙大恩除妖。保全合庄的性命。指望長在此間。使我等孝敬報答。不意今日一旦分離。拋別遠去。不知何日。再得重逢。叫我等如何忘念。說罷。淚如雨下。鄭恩道。衆位鄉親。也不必悲淚。樂子在此。承你們這般厚意。又是如此不捨。如今樂子倒有一法。便可報你們相待的厚情了。那老者連忙問道。神爺有甚法兒。可使我們盡敬。鄭恩道。你們這裏。可有什麼畫師。與我叫將一個進來。樂子要

用老者道有有。不知神爺要來畫甚。鄭恩道。樂子去後。怕又出什麼妖怪害民。故此叫他把我的圖樣畫下來。一則鎮壓妖邪。使他不敢侵犯。二則你們思念樂子。看了這像。就如親見的一般。這個法兒。却不好麼。匡胤從傍贊道。賢弟此法。果是不差。列位快央人去。請那丹青來。傳寫了像。我們好告辭也。那老者聽了。即便使人去。登時請了一個妙手丹青。領到廟中。與各人施禮已了。就在酒筵前放下一隻桌子。備上筆硯。鋪下一幅素箋。那畫師對面坐下。提起狼毫蘸上香墨。看了鄭恩模樣。舉手就描。但見他。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七回

四

起手先將兩眼描。

熊鬚眉黛潤漆毫。

形容不用多顏色。

墨黑濃濃任意調。

扎鼻下橫益口潤。

高顴相配地盤朝。

橫生怪肉驚人怕。

千載英雄有幾遭。

那畫師把鄭恩的形容。細細描完。遞與眾人觀看。眾人一齊贊道。果然畫得好。真的有一無雙。匡胤也便立起身來。接來觀看。亦贊道。委實傳神。堪稱妙手。遂與鄭恩看道。賢弟。你看這副畫像。與你毫髮無差。不枉了此翻舉動。誠爲可喜。鄭恩接過手來。把畫左一看。右一看。看了一回。便大嚷道。這駢毬入的。不中人。

抬舉。怎麼把我的形容竟畫了一個鬼怪。你們衆人還要這等贊他。快與樂子把他趕了出去。休要在此。匡亂笑道。賢弟休怒。這是你生成面目如此。與他何干。因叫衆人討了一面鏡子。遞與鄭恩道。賢弟你且照看。便知分曉。鄭恩接過手來。一照看看那畫上的形容。瞧瞧那鏡中的相貌。不覺大喜。復又大笑道。怎麼樂子的貌兒。生得這般模樣。真是可愛。樂子今日見了。憑的歡喜。衆人道。神爺的虎彪形。果然有些愛看。鄭恩道。樂子有了這樣妙相。巨那前日在木鈴關上。被那些駟毬入的。還把唾沫來擦磨。真是好友也。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七回

五

不知。方纔樂子若不把鏡兒照看。險些兒又要得罪了畫師。待樂子敬他三大碗酒。與他請罪說罷。將大碗斟了三盞酒。遞與那畫師。那畫師連忙作謝。接過來。把酒一氣飲了。鄭恩道。畫師。樂子已敬過你酒了。你好生把樂子的身材服式。照樣兒畫起來。傍邊又要畫一根酸棗棍。又要一隻小犬。你若畫得合式。樂子還要敬你酒哩。匡亂道。賢弟。你這主意。便欠高了。那衆位鄉親。要畱下你的真容。原爲鎮壓那處。如若照依本身而畫。只恐不成模樣。據愚兄之見。可加上幘頭。紅抹額。烏油巾。皂羅袍。手內拿一根竹節剛鞭。

傍邊只畫一個猛虎。如此配合。方是威風出色。鄭恩大喜道。二哥的主意不差。樂子及不得你。便叫丹青。你只依着咱二哥畫便了。那丹青聽罷。就把顏色配成。依了匡胤的言語。繪畫起來。須臾畫就。懸掛起來。衆人一齊上前觀看。果然畫得威風凜凜。氣象巖巖。怎見得圖像的好處。

鐵幘頭襯着抹額。烏油巾掛下龍鱗。皂羅袍純似黑漆。烏雲靴只用墨拖。左手執根竹節鞭。右手拿个金元寶。一隻黑虎傍邊卧。體段威嚴實

怕人。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七回

六

當下衆人把圖像看了。一齊誇獎個不了。鄭恩聽了。滿心歡喜道。畫師你果然真好手段。樂子再敬你三盃。丹青推讓道。神爺威鎮小庄。我等咸叨福庇。今日傳遺圖像。禮所當然。豈敢又辱賜惠。鄭恩道。樂子有言在先。必要再敬你三盃。你不必推辭。遂又滿滿的酌了三盃。遞與丹青。那丹青不敢拂情。走上前。接來立飲畢。拜謝要行。鄭恩道。且慢。樂子還有一個薄意兒。與你。遂叫衆人。送了丹青一個禮兒。打發他去了。然後叫聲衆位鄉親。樂子就要告辭了。那爲首的老者道。旣神爺不肯少。我們不敢相強。但我們畧有

盤費銀二百兩。望神爺帶往前途。爲路費之用。鄭恩道。衆鄉親樂子在此。承你們的厚意。已是受當不盡。怎麼還要你的盤纏。這是樂子斷不受的。衆人道。些須路費。不過少表一點敬心。神爺若不肯收。我們要下跪了。鄭恩卽忙搖手道。不要如此。待樂子收便了。遂接了銀子。打開包來。取了七八錠。叫道。伏侍樂子的。兩個小娃子過來。你們辛苦了幾時。可拿去買果兒吃。那二人拜謝。鄭恩捲好銀子。揣在懷中。提了酸棗棍。負了行李。那鄭恩本無行李。因是鄭老者所備。故此也有了。匡亂亦將行李兵器。稍放好了。擡馬出門。匡亂上馬。鄭恩步行。兩個望前而走。衆人隨後送行。不覺走了五里多路。匡亂叫道。賢弟。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你怎不叫衆人請回。還要送到那裏。鄭恩聽言。回轉身來。叫聲列位鄉親。不必遠送了。那衆人尚要再送一程。鄭恩不許道。咱們後有會期。不必多禮。衆人無奈。只得揮淚別去。正是。

眼前圖畫終成假。

路上殷勤纔是真。

却說匡亂二人別了衆人。望前迤邐而行。一路上饑餐渴飲。夜住曉行。兩個在路說些閑話。一日到一高庄。尋下客店。安放了行李馬匹等件。兩個坐在客房。

酒飯已畢。時當昏昏暮高。剔銀燈。匡亂心有所觸。長歎數聲。鄭恩問道。二哥。你爲甚發歎。敢是這村店淒涼。不像那孟家庄上的。那般鬧熱。樂子也曾勸你。你自己不聽。要受苦楚。匡亂道。賢弟。說那裏話來。愚兄想人生在世。如駒過隙。你我二人。終日奔波。尚無歸着。空費歲月。所以歎耳。鄭恩笑道。二哥。你忒也着慌。樂子與你。都是少年英雄。怕日後沒有事業。愁他則甚。匡亂亦便無言。兩個各是安歇。次日起來。正欲出門行路。匡亂忽然心不耐煩。只得住下。鄭恩道。二哥。你若有些心事。樂子現有銀子在此。就叫店家去備些。

酒食樂子與你解悶消遣。可好麼。匡亂道。好好。鄭恩遂向腰間取了兩錠銀子。便叫店家。端整酒食。須要豐盛。那店家接了銀子。便去叫人買辦。整備烹調。不一時。酒保送將酒筵進來。擺放桌上。便自出去。鄭恩見筵饌豐滿。心下大喜。掩上房門。便與匡亂對坐。兩個暢懷歡飲。極盡綢繆。飲至午後。尚未徹席。只聽呀的一聲。房門開處。驀地裏走進兩個婦人來。匡亂舉眼看他。年紀只好二十上下。身上都是一般打扮。青布衫兒。腰繫白綾汗巾。頭上也都一色兒青布盤扎。生得妖嬈動衆。狐媚勾人。手中各執着象板。輕移蓮。

步走上前來。見了二人。一齊萬福。鄭恩帶着酒意。朦朧問道。你這兩個女娃娃。那裏來的。來此做甚。那兩個婦人。一齊輕啓朱唇。嬌聲答道。妾等二人。俱在近村居住。自幼學得歌彈唱曲。雅舞技能。端在店鋪宿房。伏侍往來商客。今聞二位貴人在此。妾等姊妹二人。謹來獻羞勸酒。匡亂此時。也有幾分酒意。一時心猿意馬。拴縛不牢。便道爾等既有妙技。便可歌唱一回。自有重賞。那兩個婦人。即便輕敲象板。頓啓柔喉。款款的唱出一闋阮郎歸來道。

一別家鄉音信查。百種相思繞。眼前勻粉調脂。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七回

九

妙。誰道相逢早。○憶襄王。高堂渺。夢裏何曾曉。怎如彩鳳配青鸞。覆雨翻雲好。

那兩個婦人唱罷。好似黃鸝弄巧。宛轉悠揚。匡亂聽了大喜。稱讚不休。又叫他歌舞。那兩個婦人。欲思迷惑。正中其懷。各施伎倆。帶舞隨歌。做作起來。但見萬種妖嬈。露出勾魂景象。千般嬌艷。粧成吸魄形容。匡亂酒酣情洽。意亂心迷。痴着臉兒。只是呆看。此時鄭恩雖也有些酒意。却只斜靠身軀。凝眸諦視。心下暗想。這兩個娃娃。有些咤異。怎麼歌舞。只向着二哥。做鬼斜眼。覷那匡亂。見他如出神的一般。雙睛只釘住。

在婦人身上。心下愈加疑惑。按定心思。運動那雌雄神眼。不轉睛的。把那兩個婦人上下瞧科。正見他轉折盤旋。移挪閃躍。却早看出破綻來了。立起身來。將桌子猛然一拍。大叫道。二哥。這兩個不是女娃娃。乃是妖怪。你不要被他弄了。這一聲。早把匡胤提醒。如夢中驚覺。酒意全無。說道。三弟。怎見他是个妖怪。一句話。尙未說還。這兩個婦人。知事已泄。各把手中象板。變了兩對兒。柳葉刀。望着弟兄二人。一齊直奔。鄭恩。慌取了酸棗棍。匡胤取刀不及。閃身解下鸞帶。迎風變成了神煞棍棒。四個就在房中。捉對兒相併。雖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七回

非疆場武事也。如房室顛狂。但見。

未分妖類。盡是人形。兩女雙男。不見洞房花燭。相交對敵。果然蕭牆干戈。刀分處。棍棒齊鏘。何異男貪女愛。棍攪時。柳刀迎合。怎殊倒鳳顛鸞。爲探直元滋妖艷。免不得先禮後兵。豈容氛穢。亂清塵。畢竟要斬妖縛魅。

當下四個在房中。你爭我鬪。各施本領。耳中又聽叮噹之聲。却把那桌子掀翻。碗盞盡都打碎。先說鄭恩與那個婦人對敵。約有半個時辰。鄭恩本是有心提防。胸中已有算計。正要捉他破綻。不期那婦人側身

處正蹈了那地上餚餌。一時膩滑立脚不定。將身一
旺。正欲顛翻。鄭恩趁勢舉起酸棗棍。用平生之力。狠
命一下。只聽杵的一聲。早把那婦人打倒。便是四肢
不動。斷火絕烟。原形反本。乃是一隻玉石的琵琶。溫
潤潔白。光彩晶瑩。這一個婦人看見。羽黨已亡。諒難
如願。只得棄了匡亂。將身一折。變還了一個玉面的
狐狸。思量逃走。鄭恩那肯容情。躡將過來。眼明手快
用力一棍。打倒在地。那狐狸負痛。蹲伏不動。口裏吱
吱的叫。又經匡亂幾下。早打得骨軟皮殘。絕淫斷慾。
正是。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七回

上

憑他變化迷人巧。

難免今朝棍下亡。

原來這二妖專一變做美貌婦人。迷惑男子。漏取真
陽。補助自己工力。那愚人貪色。誤入彀中。將有用之
身命。墮入火坑。究竟所得不償所失。亦何取哉。閑話
休題。只說那店家在外。當時房中舉動之事。豈有不
知的麼。憑你房屋重疊。路徑迂迴。終須有些聲响。况
飯店之中。所隔有限。如何湮沒無聞。不來照看。看官
們有所未知。從來隻口莫說無言。二筆難書兩字。聽
在下漫漫分說。便見井井有條。那店家進來之時。就
在這打翻桌子。碗盞叮噹之際。他聞此聲响。疾忙趕

至客房前。正見兩對男女在這裏爭鬪。心下只猜是
姦淫不從持強和鬧。欲待上前解勸。又見他各執兇
器。性命相撓。怎好赤手空拳。排難解紛。只好遠遠的
立着。張望風景。看到鄭恩打死婦人之後。他便暗暗
跌足道。怎麼當真的將人打死。這還了得。不一時。又
見這個婦人。倏忽不見。心下又想道。一定又把那個
也打死了。這兩個憑的行兇。必非善良之輩。我且進
去與他理說。見機而作便了。想罷挺身而進。叫道。二
位客人。清平世界。朗蕩乾坤。怎麼將人打死。却不害
了小店受累。枉吃官司。不知二位如何主意。匡亂未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七回

七

及開言。只見鄭恩早把店家扯了過去。指道。店家你
且看着。這是什麼東西。還在這裏說那夢話。那店家
定睛一看。見一個是玉石琵琶。一個是玉面狐狸。心
下甚是驚駭。一時沒做理會處。便道。客人。這是怎麼
講。匡亂道。店家。你原來不知。這兩個並非人類。乃是
多年妖物變化人形。迷惑生靈。靈諒也不少。今日俺兄
第二人若無半點本領。焉能除滅於他。必然亦被其
害。他向來出入難道。通無消息。不見踪跡的麼。那店
家聽了這翻言語。頓然省悟道。是了是了。我們只道
他進來。趁些錢鈔。誰知乃是个害人的惡物。吸髓的

妙邪。怪道前翻來的客人進來都是強健身軀。與他交接之後。便是羸羸形象。我們只疑是房屋不利。也曾幾次請法師建醮淨宅。總然無益。原來是這孽畜作怪。實實不知。今日也算他惡貫滿盈。遇着二位好漢。斷除了他。便是二位的陰德。方便於人。小店受此大恩。愧無答報。奈何那店家說罷。復又再三的稱謝。然後往店中去了。此時日色正當晌午。匡胤便欲收拾出門。鄭恩道。且慢樂子。還有未了的事。如何去得不爭。鄭恩有此周折。有分叫。程途徧歷。波浪遞興。正是。

愛向變中尋活計。喜從鬧裏覓生涯。

畢竟鄭恩有甚未了之事。當看下回自知。

觀匡胤勸鄭恩之言。果是磊落氣概。期許襟懷。其緊要尤在努力着鞭上。蓋古來英才傑士。做出許多事業。炫人耳目。以其能努力着鞭所致也。今人不肯努力着鞭。便是因循苟且。暴棄自甘。一生泯沒無聞。終與草木同朽。噫。可不哀哉。要離此地。也是容易。妙哉。鄭恩之言。誠直截痛快之丈夫也。提得起。放得倒。便是努力着鞭之究竟也。不似今人。纔得好處。流蕩忘返。做出許

多兒女之態使人酸鼻。

鄭恩誠言實是有理實是有機。放債之必須討利。理也。銀數之必取十萬八千。機也。夫十萬八千。程途也。以程途而托言於銀子。鄭恩蓋已會心於努力着鞭之意。而乃自貶其前程遠大之機也。厥後溜韁失馬。機似乎放債。打韓通而得馬。機似乎本利全消。此又理中之機。機內之機也。則鄭恩之謊也爲何如。

凡人處世最難得者。致人之愛慕也。鄉愿媚悅於人。人之愛慕也。在乎貌橫逆強暴於人。人之愛慕也。飾其僞。若鄭恩之在孟家庄。人之愛慕也。誠有心悅誠服之意焉。曰好漢。曰大王。曰財主。福神。佑聖。吉星。神爺。稱謂不次。由其思慕真誠。愛戀不舍。故矢口之間。不顧倫次矣。詩云。前王不忘。其是之謂乎。

鎮壓必須畫圖傳神。乃同鬼怪。未曾目覩。用藉菱花夫鏡。所以鑑人也。自照之後。乃見鬚眉。相視之餘。斯分皂白。嗟乎。鄭恩錯認鬼怪。鬼怪誠卽鄭恩也。

空費歲月。世人通坐此患。卽飽食終日。無所用。

心之一類。夫虛度光陰。人生有幾。少年不學。老何所爲。白頭浩嘆。無成方悔。噬臍何及。故大禹有寸陰之惜。孔子有惟日之思。誠以白日無多。青春不再。後生可畏。當凜不及恐失之心。四十無聞。難免見惡終身之誚。曠觀斯世。其空費歲月者。比比然也。則匡亂有見於此。亦卽努力着鞭之意也。

只爲一个妖怪。恐其去後復生。故存身以鎮之。遺像以壓之。防微杜漸。極其深矣。而不謂行道他方。偏逢二怪。豫防者已絕於身後。不防者反接於目前。此非故設奇難。勞彼心力。蓋爲前文既有此事。不得不爲餘勇之賈。而陡生波浪也。

第二十八回

鄭恩無心擒獵鳥

天祿有意捨龍駒

詩曰

春風從何來

吹彼芳樹枝

客心多惆悵

日夕千里里

出門異南北

借往任所之

願言繫白駒

已見西日馳

於心徒欲速

出沒成參差

徘徊一室中

恍惚始來時

飛龍全傳

第二十八回

沉沉西林路

光闌從此辭

右節錄竹垞古體

話說趙匡胤與鄭恩在飯店之中。遇了玉石琵琶粉面狐狸。兩個妖怪。扮了走唱婦人。前來迷惑。反被鄭恩識破機關。兄弟二人同心併力。把二妖盡都打死。復了原形。匡胤正欲收拾行囊。出門上路。只見鄭恩叫道。二哥且慢。這兩個妖怪。雖被咱門打死。但畱下這個形像。不是好處。咱們有心除害。何不將他一齊收拾。免得又有後患。匡胤道。賢弟言之有理。遂叫兩個伙家進來。把狐狸擡出店外。就在空地上。取火焚

燒。只覺得陣陣風飄。焦毛爛臭。須臾煨燼。便把這枯骨搗碎。拋棄於野。那鄭恩又把那玉石琵琶。取將出來。仍放在空地之上。揚起了酸棗棍。猛力一下。打做了七八塊塊。塊塊都有血痕。匡亂見了。也自高興。執了神煞棍棒。弟兄兩個。一頓亂打。頃刻間打成齏粉。叫那伙家把來掃去。兩個一齊回進店房。只見房中排設一席酒筵。那店家在傍等候。匡亂動問其故。店家道。蒙二位好漢。力除妖孽。免了民害。小店無以為報。只得薄治一盃蔬酒。少添二位的豪興。望勿推辭。匡亂道。既承老店主厚意。俺們只須領情便了。那店家

飛龍全傳

第二十八回

二

便請二人入席。自己執壺相敬。勸了多時。告辭出去。弟兄兩個。對飲談心。各各盡量而散。看看天色將晚。出門不及。只得住下。又過了一宵。次日清晨起來。弟兄二人。各自收拾行李。出房辭謝了店家上路。匡亂乘馬。鄭恩步行。兩個取路望西而走。此時正是初春天氣。正見草根透菜。樹木萌芽。趲趕程途。非止一日。早見前面有座村鎮。匡亂道。兄弟。俺們連日行路有些辛苦。何不進這鎮市。尋下店家歇息數日。再行何如。鄭恩道。二哥說的不差。樂子也走得不奈煩。也要歇息歇息說罷。二人進了鎮口。看的人烟湊集。鬧熱。

喧譁。當時尋下了招商店。把馬匹交與當槽的喂着。揀了一間潔淨的客房住下。安頓行李。須臾酒保送上酒食。二人用畢。看看天色已晚。二人各自安寢。次日用過了早飯。匡胤便叫店小二問道。此處叫什麼地名。小二道。客官。我們這個去處。乃是東西要路。名喚平陽鎮。極是熱鬧的。匡胤謂鄭恩道。三弟。我們東奔西馳。只爲訪尋大哥而來。不道連走幾處。並無下落。今到這平陽鎮。久聞是個通衢大路。來往人多。我們左右閑住在此。何不到外面走走。或者遇着大哥。亦未可知。賢弟。你道何如。鄭恩道。二哥說的不差。只

飛龍全傳

第二十八回

三

是咱們莫要白走。帶着馬去溜溜韁。放放青。也是好的。匡胤依允。鄭恩遂到槽頭解了馬。捧將出來。匡胤鎖上房門。一齊出店而走。到那大街之上。真的店舖相聯往來不絕。兩個魚貫而行。來至三岔路口。不道行人阻住。挨擠不開。衆人你推我攘。閃的一冲。竟把弟兒二人冲爲兩處。匡胤不見了鄭恩。分開衆人。四望抓尋。不見踪迹。心下想道。這魯夫。不知擠到那里去了。或者不見了我。捧馬先回下處不成。心下疑惑。轉身便回店家去了。那鄭恩因不見了匡胤。也在那裏尋覓。心下疑是先往前行。因而捧了馬。望前奔走。

約走一箭之地。只見那邊一簇人團團圍裹在那裏看耍傀儡的。心中想道。敢是二哥在內觀看。也不可待樂子瞧這一瞧。遂帶住了馬。挨身在衆人背後觀看。見那搬演傀儡。玲瓏盡致。鄭恩看到快樂之際。不覺哈哈大笑。把手拍將起來。側耳搖頭。十分歡喜。誰知一拍手時。把韁繩鬆了下來。那馬見脫了韁繩。便奔開四蹄。望前馳驟。鄭恩正看得高興。耳邊忽聽馬蹄之聲。回頭一看。那馬已是去遠了。慌忙跋步去趕。不知不覺。趕出了平陽鎮。離鎮已有二里之遙。趕到一座大樹林中。方纔把馬拿住。鄭恩趕得怒發。使

飛龍全傳

第二十八回

四

着性兒把馬連打了幾拳。摔住韁繩。將身席地而坐。見那樹林茂密。倒也幽雅。正在抬頭瞧看。忽聽得一聲鈴响。只見一隻帶腳線的黃鶯飛來。落在地下。尾上還帶着鈴兒。那身上的毛色。生得齊整可愛。鄭恩本是粗魯之人。焉能識得。當時見了黃鶯。心中大喜。道。樂子正在煩惱。不知那裏來的這隻野雞兒。倒也肥壯。待樂子拿回店去。配與二哥下酒。也不枉自走一場。遂把馬拴在樹上。趲將過去。將鶯拿住。那鶯見人捉他。也弔過頭來。把鄭恩手上。狠命的一啄。再也不放。鄭恩大怒。慌把那鶯一手濟往。往地下只一摔。

我看子明
不)樂子的三
真星魂弟

將腳踏住了。把身上的毛片。登時擄得干淨。那鶯滿身負痛。只在地上。打滾兒亂叫。鄭恩看了大笑道。你這馱毬入的。如今還啄得樂子麼。停會兒。還叫你熱湯裏去洗澡哩。正在說着。只見那邊來了一夥人。牽了小犬。擎着稍棒。一齊跑到林子裏來。尋獲黃鶯。但見地上堆下鶯毛。那鶯赤着身兒。在地死命的亂掙。衆人見了。各各驚訝道。是誰。把俺家的鶯兒弄死了。把眼團團一看。見了鄭恩。坐在那邊。一齊道。莫不是那邊這黑漢不成。我們去套問他。便知是否。說罷。一齊走上前去。叫聲漢子。方纔我們有隻黃鶯兒飛了。飛龍全傳

過來。你可也見麼。鄭恩道。樂子正在坐地。祇見一隻野雞飛來。樂子已把毛衣去弔。要帶回去配來下酒。却不曾見有什麼黃鶯兒。衆人聽了。一齊亂嚷道。好大胆的毛賊。原來就是你。把我家的鶯兒弄死了。這是怎的。快快陪了我們。饒你的打罵。鄭恩聽了。睜圓雙眼。閉言罵道。馱毬入的。這是咱樂子拾得的野雞。與你們什麼相干。怎麼你們說是黃鶯兒。在這裏冒要。休想樂子把來與你。那衆人聽了。亦是大罵道。該死的狗頭。這是我家公子養的。這一架鶯兒。如今至寶方纔拿了。鬼被一拳兒打冒了。飛來這林子裏歇。

息。你這狗頭却認做了野雞。把來害了性命。如今總無別說。你只好好的陪了便罷。若沒得陪還。須跟我們去見公子。當面與你說話。或者公子不要你陪。也是你的造化。我們也脫了干係。你若指望安穩的回去。這却萬萬不能的。鄭恩聽了。便問道。我且問你。這公子是何等樣人。叫什麼名兒。衆人道。原來你是野外的狗頭。那裏知道。俺們實對你說。你便曉得公子的利害哩。我這公子不是別人。就是本鎮團練教師。韓老爺的公子。他性如烈火。動手就要打人。你這狗頭。快快跟我們去。若再遲延。便要打斷你的狗筋。莫

要後悔。內中有幾個道。你們也不必與他費舌。只消拿這狗頭去見公子就是了。衆人說聲有理。一齊動手來拿鄭恩。鄭恩大怒。提起拳頭就打。那衆人見鄭恩發手。就便各舉稍棒。亂打將來。鄭恩那裏懼怕。掄開拳頭。如流星趕月一般。四面揮打。須臾打倒了數人。那衆人見無好勢。恐怕他走脫了。只得一齊發喊。遠遠的圍住。把鄭恩困在中間。正在攻打之際。只見韓公子帶了幾個鄉兵。隨後到來。見衆人圍住廝打。便叫過一個來問道。你們爲何廝打。那人答道。這黑漢因把我們的黃鶯弄死了。我們要他賠。他却不肯

所以在此廝打。那韓公子聽言。把眼望圍中一看。心下暗自想道。好一條稍長大漢。看他赤手光拳。敵住衆人的哨棒。諒他也是個不善魔頭。又見那邊樹上。拴着一匹紅馬。好生齊整。體段調良。心中甚是愛羨。諒着必是此人之物。一時起了念頭道。這匹馬。難道不值我的鶯麼。我只消摔了他的馬去。他若要馬。不怕不賠我的鶯。想定主意。趁這廝鬧之中。便叫手下人。暗暗去解下韁繩。捧到跟前。將身跳上。令人高聲叫道。爾等聽者。這黑漢既壞了我家鶯。公子已把他馬捧回去了。他若要馬。自然賠鶯。他若沒有鶯賠。就

飛龍全傳

第二十八回

七

把這馬折算了。爾等各自回去。也不必與他廝鬧了。說完。跟了韓公子。一直奔回庄上去了。那些打圍的衆人。聽了分付。脫了賠鶯的干係。誰肯又來作惡。也就一哄的跑散去了。鄭恩瞧。看不見了馬。連忙跑出林子來。東張西望。不但馬無踪跡。連人影兒也不見一些了。心中氣發。暴跳如雷。只在這林子裏跑。出跑進。往回了數次。沒做理會。只得高聲大罵了一回。見沒處追尋。使着性子。踱步就走。一口氣跑回平陽鎮。進了招商店。到着房中。已見匡胤在內坐着。鄭恩走得喫力。坐下身軀。閉了口。只是喘息。匡胤見了這等

模樣便叫兄弟。你方纔怎麼擠開了。在那裏耽擱多時。如今這馬可拴在槽上。不會爲甚。這般光景。鄭恩搖手。只是亂喘。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匡胤見了。愈加疑惑。復又問他端的。鄭恩只是不應。喘了半日。方纔說道。二哥。你倒問起咱來。樂子好好的走。不見了你。偏偏你的馬。又溜了韁。匡胤聽說。心中吃了一驚。慌忙問道。因甚這馬溜了韁。你可拿住也。否。鄭恩道。一匹馬怎說拿他不住。被樂子一口氣。趕到一座樹林裏。把馬拿住了。只是可恨。那個野毬入的賊子。匡胤忙問道。既拿住了。馬有甚的賊子。可恨。鄭恩道。咱吃

飛龍全傳

第二十八回

八

廳在一隻灣嘴的野雞兒。那時飛進林來。被樂子拿住了。把他的毛衣盡都揪去。指望帶回來。與二哥下酒。誰知遇着一夥人。來尋什麼鶯兒。要樂子賠他。樂子不肯。就和他廝打。可惱這些娃子。野毬入的多。趁着空兒。就把二哥的馬。擄去了。匡胤道。怎麼把馬擄了去。你可曾追趕麼。鄭恩道。樂子本是要追。怎奈他走得無影無踪。沒處追尋。故此只得跑了回來。與你商量。匡胤聽他失去了馬。便道。三弟。你忒也粗魯了。此既鬧市中擠散。就該回店纔是。怎麼又去招災惹禍。如今坐騎被人搶了去。只看這沉重行李。沒有

脚力擔負。怎好行程赶路。正在埋怨鄭恩。忽然想起道。二哥。你休埋怨。那個捧馬的。是有名的人。如今咱們和這駢毬入的要。就是了。匡亂便問道。既有名姓。這馬就有著落了。但不知他的姓名。你怎地知道。鄭恩道。那時未曾廝打。樂子也會問他。他說是什麼。團練教師。韓老爺的公子。豈不是個有名見的人麼。匡亂道。既然有此實落。就好追尋。只消與店小二問明他的住處。和你前去取討便了。正是。

得者何足喜

失者不爲憂。

須知塞翁意。

喜恐變成憂。

飛龍全傳

第二十八回

九

當下匡亂便喚店小二進來。問道。這裏有個團練教師。不知住在何處。店小二道。客官問他有何事故。匡亂道。我這個兄弟。方纔出去放馬。不道溜了韁。被韓教師家的什麼公子。搶了去。我們要去取討。所以問你店小二道。原來如此。客官。我勸你把此事歇了罷。莫說一匹馬。就是十匹。總也要不來的。匡亂道。却是爲何。有這等勢要。店小二道。客官有所未知。這個公子。名叫韓天祿。他的父親。名喚韓通。此人拳棒精熟。作惡多端。兩年前從大名府。帶了家小。來到我們鎮上。倚仗着慣使鎗棒。拳脚。橫行無狀。我們做買賣的。

多要吃分開錢。他把劉員外家偌大的一所庄子。硬
留霸奪。做了住宅。自己稱爲團練教師。他手下有一
二百個徒弟。又豢養些鄉兵。喚奴使婢。雄踞此地。每
日到鎮上。科歛些許百姓們。要湊納十兩長稅銀子。
衆人懼怕。他的威勢。誰敢違拗了他。以此又是縱放
兒子。常在外邊淫人妻女。詐人財帛。這些惡欸多端。
橫行不法。我們本地之人。尚且懼怕。何況二位客官。
乃是異鄉之人。怎好與他做對。故此奉勸客官。把這
事干休了罷。保得个平安無事。就算萬幸了。匡胤聽
畢。心中想道。原來就是韓通這廝。又在這裏不法害

飛龍全傳

第二十八回

十

民我怎肯饒他。便道小二哥。你也不須這等擔驚受
怕。我這馬。要不要尙在未定。你只說他的住處在於
何坊。就是了。小二道。旣客官一定要去。我便說明這
個住處。聽從行止便了。他的庄子。就在這平陽鎮正
南上。野雞林過去。一座大樹林內。便是。想是那馬也
在此地失的。客官們到彼。須要仔細。那店小二說完。
竟是出去了。匡胤道。兄弟。你道這搶馬的是誰。原來
就是。我時常對你說的。在大名府勾欄院。打的韓通
這廝。他又在此地害民。我且再與他廝鬧一場。看他
此地住得也住不得。鄭恩道。樂子却認得野雞林。咱

們趁此日中天氣正好尋到他家。有本事騎馬回來便好了賬說罷。捉了酸棗棍。同匡亂出了店門。酒開脚步。赶到野雞林。至那大樹林盡頭。尋着了庄子。匡亂道。兄弟。你且去引他出來。好待愚兄與他算賬。匡亂說罷。自己閃在密樹林中。暗暗張望。那鄭恩執了酸棗棍。惡狠狠奔至廣梁門首。放出那春雷般的聲音。要把韓通叫罵出來。有分叫狹路相逢。再教強梁失勢。窮途發憤。纔稱棍惡從良。正是

徒知背理謀身計。

怎說安民除暴風。

畢竟韓通肯出來否。再看下回自知。

飛龍全傳

第二十八回

十一

處處不忘大哥。正如鄭恩時時不忘二哥。同是一樣眷戀之心。而傳中大意。尤見不失主腦。

本爲尋訪柴榮。偏要帶出放馬。本爲溜韁追馬。偏又遇見黃鶯。此等作法。閱者不幾疑爲多事乎。然不知此回之組合。專恃一馬爲線索。蓋前文許多境遇。無數烟霞。正爲得遇韓通之地耳。故不放馬。不致溜韁。不追馬。何能得鶯。既要贖鶯。勢必捨馬。惟其失馬。理必求人。轉轉折折。無非爲二打韓通作引子也。閱者其知之乎。

興隆庄上。麋鹿誤認肥獐。食肉異然有味。平陽

鍾好黃鶯錯認野雞。下酒不患無餽。只此一聯
堪爲鄭恩持贈。

一馬賤一鶯其數雖等。但馬大而鶯小。馬價貴
而鶯價廉。似乎太討便宜。然其驕傲行爲。渺小
口吻。亦只畫出土豪局段。驕子心腹。

在林子裏跑出跑進。沒做理會。此亦活畫出失
物之人。一段鶯惶憂鬱氣象。

偌大一所庄子。白白佔了。只一匹馬。現有抵物。
如何不捨。自稱團練。科斂錢財。縱子爲非。處身
不正。此蓋甚言韓通之爲惡也。

第二十九回

平陽鎮二打韓通

七聖廟一翻伏狀。

詞曰

君行無良，鳩居鵲巢安羨，快當時。慾心貪戀，恃才妄作，非爲現。未路垂危，可。否能常儼。○到如今。回首他鄉，仍奠人殊勢異，視顏面。且效他投筆封侯，思想蓋前愆。乃使吾成驗。

右調錦纏道

話說鄭恩，失去了趙匡胤的赤兔胭脂馬，跑回店來，
飛龍全傳 第二十九回 一

訴與匡胤知道，匡胤細問店家，方知就是韓通捨去弟兄二人，一齊來至野雞林外，尋着了韓通，僭住的這所庄子。匡胤便叫鄭恩前去叫罵，自己閃在林中張望。那鄭恩到廣梁門首，看見裏面没人出來，反把門兒緊緊的關閉，由不得心中大怒，便大罵道：韓通的狗兒，駝毬入的，你既然害怕，不敢出來，就不該叫你娃子來搶樂子的馬了。你若知事的，快快出來相會。樂子就一筆勾消，你若不肯出來相會，樂子就要打折你的高巢哩。口裏罵着，手裏不覺粗魯起來，挺起了酸棗棍，在門上亂打，須臾將廣梁門打了大大

的窟窿裏面守門的看了。慌忙跑進廳去。稟知韓通。此時韓通正坐家中。聽知兒子得了寶馬。卽叫捧來觀看。果是一匹赤兔龍駒。心下歡喜不盡。分付家人整備慶賀筵席。做箇龍駒大會。賞過了那些跟隨出獵的衆人。於是父子夫妻及衆徒弟等。正要各各入席歡飲。猛見守門的進來通報。說是黑漢打門。要討馬匹。現在外邊叫罵。韓通聽了。勃然大怒。卽時點齊了衆徒弟。帶了兒子天祿各執兵器。一齊往外邊來。分付把大門開了。開的湯將出去。那鄭恩正在叫罵。忽見大門已開。擁出一羣人來。兩邊鴈字兒分開。舉

飛龍全傳

第二十九回

二

眼看那中間爲首的。也是勇猛。只見他。

頭戴一字青巾。身着杏黃箭服。烏鞋戰褲簇新。新拳棒精通獨步。驟突金時威武。橫生裂目兇頑。手提稍棒鬼神驚。不愧名稱二虎。

鄭恩大喝一聲道。那穿杏黃袄子的。敢是韓通見麼。那韓通聽得叫他名氏。擡頭往外看着。果然好一條大漢。怎見得。

烏綾帕勒黑毡帽。

罩體披袍是皂清。

藍布捲袂腰內結。

裹脚鞦鞋皆用青。

手執一根酸棗棍。

成風飄凜世人欽。

烟薰太歲爭相似。

火煉金剛不讓稱。

韓通見了大呼道。俺便是韓通。你是甚人。敢來犯俺。
鄭恩道。樂子姓鄭名恩。今日到此。非爲別事。只爲你
的娃子。把咱的寶馬。搶來藏過了。故此特來取討。你
若曉事。送了出來。樂子便佛眼兒相看。若你強橫不
還。只怕樂子手中這酸棗棍。不肯與你干休。韓通聽
了大怒。叫聲黑賊。你怎敢出言無狀。誰見你的馬來。
你今日無故前來。把我大門打碎。這是你自要尋死。
休來怨俺。說罷。舉起梢棒。當頭打來。鄭恩舉棍。赴面
相迎。兩個打在當場。鬪在一處。直個一場大戰。但見

飛龍全傳

第二十九回

三

一般兵器。兩個雄心。一般兵器。棍打棒。棒迎棍。
光閃閃。不亞蛟龍空裏舞。兩個雄心。我擒你。你
拿我。氣赳赳。儼如虎豹嶺頭爭。初交手。怎辨雌
雄。只覺得塵土飛揚。疑是天公佈霧。到後來纔
分高下。一任你喊聲振舉。須知人力摧殘。

當下兩個各施本領。戰鬪多時。不覺的鬪了三十回
合。鄭恩本事不濟。看看要敗下來了。匡胤在樹林中
見的清切。恐怕鄭恩有失。暗暗解下腰中鸞帶。順手
一縷。變成了神煞棍棒。輕輕的溜將出來。大喝一聲
道。韓通的賊。休要恃強。你可記得在大名府哀求的。

言語麼。今日又在此地胡行。怎的容你。那韓通正要
把鄭恩打倒。忽地見匡亂躡到面前。吃了一驚。往後
一退。匡亂趁勢。只一掃脚棍。早把韓通打倒在地。說
話的韓通。未及交手。怎麼就被匡亂打倒。這等看起
來。則是韓通並無本事。絕少技能。如何在平陽鎮上。
稱雄做霸。行教傳徒。倒不如歛跡潛踪。偷生度日。也
免了當場出醜。過後遺羞。看官們。有所未知。從來事
有必至。理有固然。轉敗爲勝。移弱爲強。其中却有一
段變易的機趣。幻妙的手法。如今只將拳法而論。匡
亂所學。本是不及韓通。若使兩下公平交易。走手起

飛龍全傳

第二十九回

四

來。以視鄭恩曾經救駕。武藝畧高。今日尚且輸了稅
氣。則匡亂定當甘拜下風矣。怎奈彼時在大名府初
會之時。幸有鬼神呵護。暗裏施爲。所以匡亂佔了上
風。把韓通無存身之地。遠處逃躡。今日二次相逢。又
是韓通未曾提防。匡亂有心暗算。合了兵法所云。出
其不意。攻其無備。所以又佔了上風。卽如第三翻相
會。仍使韓通失手。正如博家擲色所言。又犯盆口之
意。總而言之。只是个王者不死。而已。閑話表過。不敢
碎繁。只說當下匡亂打倒了韓通。只一脚踏住胸膛。
左手輪拳。照着臉上就打。初時韓通尙可挨抵。打倒

後來只是咬啣連聲。死命的狠掙。數次發昏。一時省不起是誰。那鄭恩在傍觀看。心中好不歡喜。正如。

貧人獲至寶。

寒士步瀛州。

那鄭恩叫道。二哥。你這拳頭。只怕沒些意思。這個橫行生事的馱毬入的。雷他何用。不如待樂子奉敬幾棍。送了他性命。與這裏百姓們除了大害。也是咱們的一件好事。鄭恩乃天生粗鹵。質性直遂。口裏方纔說完。手裏就舉起了酸棗棍。便望韓通要打。匡亂連忙止住道。不可。我這拳頭。他已是儘勾受用了。賢弟不必粗心。且畱這廝活口。別有話說。鄭恩依言。只得提了酸棗棍。惡狠狠立在傍邊。那韓通的兒子和這些徒弟們。欲要上前解救。見那匡亂相貌非凡。身材雄壯。定是個難鬪的英雄。二來怕那鄭恩行兇。若使上前動手相救。倘他果把棗棍一舉。韓通的性命。就難保了。又聽得匡亂說。且畱活口。諒來性命還可不妨。只得也不多言。也不動手。一個個袖手傍觀。都在門前站立。這正如兩句俗語說的。

嫩草怕霜霜怕日。

惡人還被惡人磨。

當時匡亂一手揪着韓通的頭髮。一手執着拳頭。照在韓通臉上。喝聲韓通。你且掙開馱眼。看我是誰。此

時韓通已是打得眼腫鼻歪，身體又被踏住，動彈不得。聽見匡胤問他，便把雙目亂睜，睜了半晌，方纔開了一線兒微光，仔細望上一看，方知是趙匡胤。唬得哽氣倒噎，懊悔莫及。心下想道：「好利害，怎麼他又在這裏助那黑漢，可見我的造化低，又遇了這個魔頭，免不得要下氣伏軟些，纔可保全性命。」於是歡容的答道：「原來是趙公子駕臨，自從在大名府一別，直到如今，不知公子可安否？」匡胤笑道：「你既認得是我，可知當日在大名府打了你，如今可還害怕麼？」韓通聽問，想道：「我前翻雖會捱他的打，連妻子也不知道。」今

日這些徒弟和我兒子在此若滅盡了銳氣，日後怎好出頭，仔細思量，莫輸口氣，輸了身子罷。便道：「公子，我與你多年相好，斯招斯敬，連面也不會紅過。今日如何取笑，請到舍下。」一叙久別之情，纔見氣誼的朋友。匡胤唱道：「韓通，我看你光棍樣兒，對着衆人面前，恐怕害羞，不肯認賬，我也不與你多說，只教你再受幾拳，與衆人看看，何如說罷。」又要揮拳打下。韓通方纔慌了，只得不願羞慚，哀哀的說道：「趙舍人，莫再打了。自在大名府見教一次，到如今想起來，真是害怕。夢魂皆驚，乞公子海量寬容，饒了我罷。」匡胤道：「你既

害怕。要我相饒。須要聽我分付。你從今日快快離了此地。別處安身。改惡從善。再把這座庄子交還原人。我便饒你。若不依我言。仍在平陽鎮上殘害百姓。俺在早晚之間。必然取你性命。韓通道。公子分付。怎敢不依。匡胤道。你既依允。俺便放你起來。與同眾人。速往平陽鎮去。寫下一張執照。方纔放你。韓通只要性命。滿口應承。匡胤把脚一鬆。韓通扒了起來。呆呆的立着。敢怒而不敢言。那鄭恩在傍。說道。野毬入的。快把樂子的馬。捧了出來。待咱的二哥騎了。好回平陽鎮去。韓通聽了。那裏還敢不依。連忙叫人。快把這馬。捧來。交與匡胤。匡胤把神煞棍棒。變成鸞帶。束在腰間。跨上龍駒。鄭恩拿了酸棗棍。帶了韓通。把後邊人。喝住。不許一人全行。當時三個人。出了野鷄林。來到平陽鎮口。登時哄動許多百姓。齊來觀看。多說道。這是橫行害民的團練教師爺。平日間。只有他如狼似虎。還有誰人敢說他一個不字。今日爲着甚來。弔在這裏。內中一個走上前來。叫道。團練老爺。你定下的。每日規矩。要的這十兩稅銀。我們湊分已齊。怎麼今日不來收取。想是要我們到衙門裏來完辦麼。又一個道。衆位。且看他粧這狗彘之形。想是要去上圈哩。

只是把往日英雄一朝失了。覺得帶累我們羞殺。聽通聽了這些言語。羞慚滿面。低頭而行。匡亂叫道。列位也不必多言。今日俺與你們解釋了此事。便是兩無干碍。各奔前程。列位可同我前去。要他寫了一張執照。便好打發他起身。衆人道。好漢所處極當。遂一齊來到十字街頭。却有一座七聖廟。廟前有一座亭子。匡亂跳下馬來。把馬拴在柱子上。便說道。你們衆位之中。有那年高德厚。請進幾位。看他寫下執照。再尋原主劉員外進來。當面交還庄子。衆百姓中。有人答應道。那劉員外也在此間。匡亂邀進亭中。就叫那

百姓。公同推舉。議了五位老者。多是年及六旬。仁厚長者。齊往亭子內。拱聽調度。匡亂又叫人去取了櫈桌。就請六位老者兩傍坐下。中間把下桌子。又取了紙墨筆硯。安放好了。匡亂然後開口道。各位長者。非是在下沽名邀譽。妄斷鄉評。只爲俺一生最喜鋤強扶弱。逆惡携良。因此路見不平。權爲公舉。倘有不合於禮。各位亦須面斥其非。方見公道。那老者道。好漢爲民處分。已是極循道理的了。有甚不合。致使我等饒舌。請自尊裁。不必過謙。匡亂便叫韓通過來。謂之道。今日此舉。並非俺苛刻於你。只因你行已不法。虐

良民。須要自己服罪。俺不過大義而行。只叫你寫下執照。不許再來。還要交還劉員外房屋諸事清楚。俺便放你去。踏韓通到此地步。怎敢不依。提起筆來。就像犯人畫招一般。登時把執照寫完。名氏底下扎了花押。雙手提與匡亂。匡亂接來一看。只見上面寫來。果是明白干淨。永無更變的寫道。

具伏辨韓通爲因己性不明。冒居平陽鎮劉宅房屋。欺公藐法。橫害良民。種種非爲。果堪衆憤。但從古開自新之路。君子寬已往之過。自知不容於此地。願將該有庄房。交還原主。全家遠避。不復相侵。如後再至平陽。有犯一草一木者。願甘衆處。故立執照。永遠存據。

匡亂看畢。遞與衆老者看了一遍。多說道。寫得不錯。好漢便須放他去罷。匡亂依言。卽着韓通速速回家收拾。出房交割。快離了此地。不許停留。韓通得了性命。抱頭鼠竄的去了。那幾個老者。都想韓通雖然寫下伏辨而去。猶恐事有反覆。慮他日後再來。如何抵當。遂一齊說道。請問二位好漢。尊姓大名。老漢等有一委曲之言。願乞允諾。匡亂道。在下姓趙。這是結義兄弟。姓鄭。不知列位有何下教。願乞明示。老者道。某

等衆人蒙二位英雄。路見不平。打了韓通將他趕去。只怕這惡棍。面雖順從。心不甘服。日後知得二位去後。再來肆毒。我們合鎮人民。便難承受了。所以我等私意。欲屈二位英雄。畱住此間。權住幾月。與我們百姓做個護身。待他果已不來。然後請尊駕行動。不知可否。匡亂道。韓通此去。定是永不敢來。列位放心。不須多慮。況在下各有正事。不便在此久住。說罷就要辭別。衆人那裏肯舍。一齊在亭子外攔住。不肯放行。那鄭恩吃慣了現成酒飯。聽見衆人苦苦相畱。心中暗自歡喜。叫道。二哥。咱們打去了韓通。雖然與他們

除了害。只是咱們去後。這駢毬入的果然再來。叫這百姓們怎禁得起。他們畱咱。決然也有信義。前日樂子在興隆庄。鎮邪也住了幾時。今日他們叫住幾月。決不誤了正事。便與他做个護身。有何妨害。況且這裏是關西一帶。四通八達的地方。閑着工夫。探問柴大哥的消息。也是好的。匡亂低頭想道。我本爲尋訪大哥。故此終日奔波道路。今鄭恩所言。甚是有理。我何必拒絕於他。拂情太甚。遂說道。既承衆位厚意。相畱。只得領教了。但今先要說過。多則一月。少則半月。在下便要起身。莫再推阻。那老者道。二位英雄有心

住下。只過了幾月。甚憑起行。於是匡胤鄭恩。權在這七聖廟內安住。又叫人往招商店去。把行李包裹兵器。一齊取了來。又把那馬拴在殿後披間內。自此每日三餐。衆人輪流供養。閑暇無事。又往街上訪體柴榮消息。這且按下不題。却說韓通得了性命。忙忙然如喪家之狗。躡出了平陽。鍾將至野鷄林來。只見兒子韓天祿領了衆徒弟前來迎接。問起其事。韓通把寫伏辨等。一一說了道。如今這裏住不得了。我們快回家收拾。連夜起身說罷。一齊來至家中。又與娘子說知了。就把那所備的龍駒會筵席。各各飽餐了。

飛龍全傳

第二十九回

七

一頓。韓通又取些跌打的丹藥。啖了一服。然後衆人收拾了金銀衣服。細軟等物。打成駝子。家口上了車子。父子二人。帶了徒弟家人。一齊保着車駝。連夜起行。離了平陽。鍾所屬地方。望着禪州去路而走。只因這翻投奔。有分叫。遇故謀新。大郡壯風雲之色。改弦易轍。圖王添羽翼之臣。正是。

但憑韜畧行藏技。

何懼山林跋涉勞。

畢竟韓通此去何處安身。且看下回分解。

纔得馬。便做會。韓通原也不正行。賞衆人。治席慶賀。何等鬧熱。何等快活。滴酒尚未沾唇。討債

已在門外。大是掃興。甚覺難堪。

二哥拳頭。不如樂子棍子。鄭恩行事常見爽利。名雖粗鹵。其實不爲粗鹵也。蓋古來惟有粗鹵之人。能做爽利之事。彼精細之流。遇事雖多顧慮。然未有不拈連遲滯。終於敗事者也。

第一打。只要他叫韓素梅爲祖奶奶。第二打。便要白晝伏辨。不許重來。前爲素梅起見。似公而實爲私。今爲赤馬尋非。雖私而實爲公。前次只討便宜。今翻杜絕後患。一次勝一次。一翻緊一翻。既非雷同。更見出色。

飛龍全傳

第二十九回

七

衆人苦畱。不肯停止。鄭恩相勸。卽便存身。此非鄭恩能畱。實柴榮畱之也。夫匡亂一心。祇爲尋訪柴榮之心。故奔走而不爲柴榮。則必不奔走矣。苟停畱而可訪柴榮。則姑且停畱矣。所以鄭恩一言之下。便肯停駿。思念之餘。極稱有理。不計行止之勞逸。豈論境遇之豐嗇哉。故曰。非鄭恩能畱。乃柴榮畱之也。

慶賀華筵。做了敗還罰席。是可一嘆。

